

数字媒介 与文学批评的转型

黎杨全 ◇ 著

教育部2011年度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转型」研究』(11YJC751039) 结题成果

上海三联书店

数字媒介 与文学批评的转型

黎杨全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转型/黎杨全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8

ISBN 978 - 7 - 5426 - 4266 - 0

I. ①数… II. ①黎… III. ①数字技术—传播媒介—应用—文学评论—研究 IV. ①I06 - 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7029 号

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转型

著 者 / 黎杨全

责任编辑 / 叶 庆 李 磊

装帧设计 / 恽 超

监 制 / 吴 昊

责任校对 / 张思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30千字

印 张 / 12.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266 - 0/1 • 729

定 价 / 28.0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56475597



目录

绪 论	1
一、概念与对象	2
二、文献综述	8
三、研究思路	15
四、方法论设定	18
五、创新之处	22
第一章 数字媒介与批评场域的新变	23
第一节 批评场域的结构、资本与惯习	23
一、位置、占位与关系	23
二、“资本”的构成与转换	27
三、惯习的形塑、特征与危机	32
第二节 批评场域中的斗争、共谋与炒作	37
一、专家与草根对文学“合法性”的争夺	38
二、符号暴力、误识与共谋	43
三、媒体批评的介入与炒作	52
第三节 接纳、归附与试水：互动的尝试与困境	56
一、学院、专家的“接纳”与写手的“归附”	56
二、传统作家的“试水”	60
三、互动的困境	63

第二章 个体与人群:批评主体的精神分析	69
第一节 专业批评家的网络生存:自我的幻象与调整	69
一、“凝视”的转换与权力的衰微	70
二、前台与后台:自我的幻象	74
三、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78
第二节 草根批评者的群体性存在:狂欢及其幻象	82
一、“追文族”:读写互动与共同体意识	84
二、“草根游民”:冒犯、躲避与身体政治学	93
三、狂欢的困局与幻象	97
第三章 认知困境与批评方法、解读策略的设定	104
第一节 赛博空间与“再现”危机	104
一、文本海洋与“精神分裂”	105
二、“规训”空间与身心沉浸	109
第二节 寓言式批评与整体性研究	115
一、“潜水采珠人”与寓言式批评	116
二、“认知测绘”、“总体性”与整体研究	124
第三节 抵抗、盗猎与微观政治学	127
一、行走的修辞学:“使用”中的盗猎	128
二、价值的辩证法:抵抗的悖论	134
第四章 批评话语的转型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138
第一节 话语的转型:从独白到交互	138
一、专家的“术语”与草根的“行话”	138
二、“共同体”的内部循环与松散人群的“在场”交互	143
三、批评功能的弱化与强化	149
第二节 文学公共领域的可能、困境与现实	153
一、可能:身体的“隐匿”与精神的对话	154
二、困境:语言暴力、群体压力与符号权力	156
三、现实的尝试:“龙空论坛”与“小众菜园”	159

第三节 由“文学”到“社会”:文学批评公共性的重塑	165
一、批评的学院化与公共性的丧失	166
二、“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可能性结合	170
三、普遍的法团主义与知识分子国际	174
结论: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与“业余性”的生成	178
参考文献	182
后记	199

绪论

考察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的变化,数字媒介^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自 90 年代中叶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得到迅猛发展,形成了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②、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③、水越伸所说的“数字媒介社会”(Shinpan Digital Media Shakai)^④。数字媒介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传

① 数字媒介(Digital Media),或称为数字媒体,相似的说法有“新媒介”/“新媒体”(New Media)、“网络媒体”/“网络媒介”(Network Media)等。“媒体”与“媒介”在英文中都源自同一个词——medium(复数形式为 media),中文书刊有时把“medium”译为“媒体”,有时译为“媒介”,一般来说,传播类书刊常采用后种译法,如“新闻媒介(news media)”“大众媒介(mass media)”等;计算机类书刊更多采用前种译法,如把“multimedia”译为“多媒体”(可参阅刘惠芬:《数字媒体传播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 页)。相对而言,“媒体”更偏向于指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而“媒介”则强调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在本书中,为了突出“数字”这一不同于传统载体的中介物,主要采用“媒介”这一说法。关于“数字媒介”/“数字媒体”的含义,由科技部牵头制定的《2005 年中国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白皮书》中所下的权威定义是:“数字媒体是数字化的内容作品,以现代网络为主要传播载体,通过完善的服务体系,分发到终端和用户进行消费的全过程。”这个定义首先强调了数字化的内容,信息的存储、处理与传播必须采用二进制的数字化形式,即用 0、1 的不同排列组合表示,这让信息是以比特(bit)的形式而不再是“原子”的形式传播。与此同时,这个定义还突出了“现代网络为主要传播载体”这一点:“这一定义强调数字媒体的传播方式是通过网络,而将光盘等媒介内容排除在数字媒体的范畴之外。”而据参与制定该白皮书的国家 863 计划计算机软硬件主题专家组成员的徐波研究员介绍,“这样定义是因为网络是数字媒体传播过程中最显著和最关键的特征,也是将来必然的趋势,而光盘等方式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渠道。”(参阅新浪科技: <http://tech.sina.com.cn/it/2005-12-26/1947802987.shtml> 2005-12-26 19:47)同样,在本书考察数字媒介对文学批评的冲击、影响这一过程中,也主要以能够提供虚拟空间、集结大量人群,并有强烈交互性的互联网为主要考察对象。

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

③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④ [日]水越伸:《数字媒介社会》,冉华,于小川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播与欣赏模式。就文学批评而言,它形成了新的批评场域^①,同时对文学批评的主体、方法与话语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这也成为本书试图整理、廓清并深入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概念与对象

法国人阿尔贝·蒂博代从批评者的身份出发,把文学批评分成三种类型,即以报刊记者为主体的“自发的批评”,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职业的批评”和以著名作家为主体的“大师的批评”,瑞士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教授在1983年接受访问时表示:“蒂博代对批评形态的界定还没有过时。”^②显然,斯塔罗宾斯基的话只能是就传统的印刷媒介语境而言,因为当下新媒介(数字媒介)的兴起已然冲击了蒂博代对文学批评的划分。数字媒介不仅影响了传统的批评类型,让蒂博代所说的教授们、作家们的批评面临着挑战与危机,并日渐边缘化,报刊记者的批评有进一步兴盛的趋势;同时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类型,即人们常说的“网络批评”(此概念不够严谨,易引起歧义,详见后文分析)。文学批评界在新世纪初期就注意到了这种变化,2001年6月在天津举行了由北京文联研究部主办、《中国青年·数字周刊》协办的文学批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这是批评界首次提出“网络批评”的说法,并勾勒出文学批评“三分天下”的格局^③。这里所说的“三分天下”是指“媒体批评”(大致等同于前述“自发的批评”)、“主流批评”(大致等同于“职业的批评”)与新生的“网络批评”的三足鼎立,而没有蒂博代所说的“大师的批评”(即作家批评),这主要是因为作家批评在中

① “场域”(field)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由拥有不同“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的“行动者”(agent),按照他们占据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行动者”为了控制“场域”的“特殊利润”而处于不断的争斗之中。[可参看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就文学而言,布迪厄提出了“文学场”的说法,认为作家、文学杂志、书商、赞助人、批评家、评奖委员会、管理机构等都参与并形成了“文学场”。在本书中,笔者提出“批评场域”的概念,主要是为了突出不同资本、惯习的批评者之间的斗争、互动与共谋,但场域中的行动者成分与“文学场”并无本质不同。“批评场域”这一概念也参考了学界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参看朱国华《大众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困境》,载《艺术百家》2007年第3期)。

② 转引自郭宏安:《读〈批评生理学〉——代译本序》,载[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③ 王山:《批评:碰撞中的坚守与新生——“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述评》,载《文艺报》2001年7月10日。

国当代批评界并未能成为一种典型的批评现象,除了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萧开愚、臧棣等诗人,余华、王安忆等小说家写有比较成功的批评文字外,作家批评显得相对贫弱。^①这种把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文学批评“一分为三”的划分延续到了当下,2009年,白烨在《文学批评的新境遇与新挑战》一文中再次总结了批评现状三足鼎立的态势,即以“传统形态的批评家”为主体的“专业批评”、以“媒体业者”为主角的“媒体批评”、以“网络作者”为主体的“网络批评”^②。尽管白烨用“专业批评”的概念取代了2001年研讨会“主流批评”的概念,但其分类与后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显而易见,不管是2001年的批评研讨会,还是白烨的文章,对文学批评的这种“三分天下”的划分都不够严密。蒂博代也提出了三分法,但他的分类标准基本是一致的,是从文学批评的主体身份(教授、作家与记者)这个层面进行的划分。然而,当前中国批评界的“三分法”(“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显然并未遵循同一标准。从字面上看,“专业批评”似乎是从文学批评的水准,即是否专业为标杆来衡量;“媒体批评”与“网络批评”又似乎是以发表的媒介来命名(如此一来这两个概念之间就存在重合关系,因为网络本身就是一种媒体)。——这显然不够统一。如果按照前述白烨文章中的说法,这三个概念是从批评者身份来衡量的:“专业批评”的主体是“传统形态的批评家”,“媒体批评”的主体是“媒体从业者”,“网络批评”的主体是“网络作者”,——那么,这里的分类同样不够统一,不难看出,“网络作者”这种说法是含混的,它本身并不包含有某种职业、身份的区分特征,换句话说,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作者”,它的所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模糊不清的,既可能是专业批评家、也可能是媒体从业人员,也有可能是普通网民,——这就与“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的主体存在重合与交叉。

实际上,“网络批评”这个概念的内涵相当含混,它至少包括三种含义:(一)可以理解为“对网络的批评”,即对网络、网络文化本身的分析与批评:“网络批评关注的是技术/虚拟和身体,以及技术分析,对技术工具和虚拟社团的文化解读”;^③(二)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网络上发表的对社会、时事的批评意见”,——这已成为数字媒介兴起后的一种社会现象;(三)可以理解为“在网络上发表的文学批评”,——这是前述文学批评界的理解,然而正如我们所

① 参看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4页。

② 白烨:《文学批评的新境遇与新挑战》,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第8页。

③ [英]朱利安·沃尔弗雷德编著:《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分析的,在网络上发表文学批评的主体身份无从确定。

与“网络批评”相关的概念还有“网络文学批评”,一些学者经常以“网络文学批评”的说法随意替换“网络批评”^①,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如果把“网络文学批评”读成“网络/文学批评”,即从发表媒介来理解,指在网络上开展的文学批评,此时它的含义就等同于“网络批评”(文学层面的意义),或者说,此时“网络批评”就是“网络文学批评”的简称;如果把“网络文学批评”读成“网络文学/批评”,即从批评对象来理解,指对网络文学的批评,此时“网络文学批评”与“网络批评”的含义就大相径庭。——但是,不管从哪种含义来理解“网络文学批评”,其批评主体的身份同样难以确定,其主体既可能是专业批评家、或者媒体从业人员,也可能是普通网民。

显然,不管是“网络批评”还是“网络文学批评”,其含义都是含混的,也根本无法确定批评的主体身份。要想对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批评类型加以准确区分,就必须采用新的、更为严密的概念。

笔者以为,当前批评界提出“三分法”的初衷是想把专业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媒体从业人员的批评以及普通网民的批评区分开,但由于概念与表述的含混不清,造成了划分类型之间的交叉、重合与理解的歧义。但是,“三分法”所表露出来的试图从主体身份这个层面对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文学批评进行类型划分的思路显然是可行的,因为就总体情况而言,在表现出主体自主性的前提下(这一点很重要,详见下文分析),不同主体身份的批评者,由于其批评目的、批评对象、批评资质、能力与批评方式不尽相同,其所对应批评类型的性质、特征也就具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按照这种思路,笔者认为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批评类型可划分为“媒体批评”、“专家批评”与“草根批评”。

“媒体批评”的主体就是电视、报刊、网站等各种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媒体批评”中的“媒体”不是指广义的作为发表渠道的媒体,而是指各种具体的媒体机构及其附属的从业人员,因为前者作为发表渠道,本身并不能成为行为的施动者,后者才能成为行为的发出者,即成为批评的主体),它往往为了商业目的、吸引眼球而制造各种文学事件、文化事件。这种批评因媒介时代的来临而愈发兴盛。

^① 参看谭德晶的《网络文学批评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在行文中有时使用“网络文学批评”的概念,有时使用“网络批评”的概念,似未察觉二者语义的差别。

“专家批评”就是前述的“专业批评”，也就是蒂博代所说的“职业的批评”，用蒂博代的话来说，这种批评是“由专家来完成的”，他们“看书”，并从书中总结出一些“共同的理论”，让不同的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① 这种批评有时又被人们称为“学院批评”。在本书中，笔者主要采用“专家批评”的概念而不是“专业批评”、“职业的批评”或“学院批评”来指称这种批评类型，这是因为后三个概念都有可能引起误解，并不能很清晰地凸显出批评的主体身份。比如，“专业批评”或“职业的批评”的概念，从字面上来看，似乎主要是从批评水准的层面来界定，而不是从批评的主体身份来界定。“学院批评”一词的含义则更为复杂，有时候笼统地指专家、学者写成的文学批评；有时又构成一个区别能指，指代文学研究所、高校等学院体制内的偏重学术性、理论性的文学批评，而与挂靠在文联、作协等单位，更为切近当下的文学现象与热点问题的批评相区别；有时又指代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的“学院化”趋势。与这些概念相比，“专家批评”这种说法从主体身份这个角度较好地把握了这种批评的特质，含义相对单纯，同时也便于把各种（学院内外）专业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当成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在数字媒介语境中的命运，并能与数字媒介语境中的另一种批评类型——“草根批评”——在主体身份上相对应。而批评的主体身份的不同，在数字媒介语境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详细内容参见本书正文的分析，特别是第二章中的内容）。

“草根批评”，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它指的是专业批评家、媒体从业人员之外的普通人（草根群体）所写成的书评文字，这样它就从主体身份这个角度与“专家批评”、“媒体批评”严格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草根批评”又与数字媒介、网络文学有着天然联系。在传统文学批评语境中，专业批评家、媒体从业人员占据着学术期刊、报纸、电视等发表渠道，草根群体的评论难以获得发表的机会，但数字媒介改变了这一切，它成为草根群体发表评论的前所未有的、极为便捷的平台；同时，它也是草根群体能够掌控、能够自由使用的唯一平台。在此意义上，草根群体的批评就与互联网紧密联系在一起。进一步看，从批评对象来看，尽管有不少草根群体在互联网上既谈论网络文学，也谈论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但与前者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参与人群与极高的活跃度相比，后者的评论量相当稀少，未能像前者那样构成一种突出

^① [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批评生理学》），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页。

的文学、文化现象^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草根批评”就是主要以网络文学为对象的批评。换句话说，“草根批评”这个术语本身就内蕴着、规定了相应的主体身份（普通网民）、批评对象（网络文学）与发表媒介（互联网）。“草根批评”由此就成为与数字媒介紧相联系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类型。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草根批评”与数字媒介紧相联系，但不能把它等同于“网络批评”，——如前所述，“网络批评”的主体不仅有普通网民，也有专业批评家与媒体从业人员，——也不能把它归属为“媒体批评”。不少研究者对“媒体批评”有一种想当然的理解，认为只要是发表在媒体上，特别是大众媒体，如电视、报纸、网络上的文学批评，就一定是媒体批评，似乎它们与那种小圈子的学术杂志上的文学批评有显著区别。显然这是极为错误的判断，这里的关键在于要区分作为发表渠道的媒体与作为行为主体的各种具体的媒体组织。如果一种文学批评是由具体的媒体组织为了商业目的而刻意推动的产物，不管它发表的渠道是什么，——即便是发表在那种严肃性的学术杂志上，——它就是媒体批评；如果一种文学批评是批评者自主性的产物，并未受到媒体组织的操控，那么，不管它的发表渠道是什么——即便是发表在大众性的电视、网络上，它也不是媒体批评。举个例子来说，法国社会学家

① 以百度贴吧（百度贴吧是百度利用其强大的搜索能力建立的基于关键词的在线交流平台，能让那些对同一个话题感兴趣的网友聚在一起交流。以作家、作品话题而论，百度贴吧的数据最能显示其人气指数）显示的数据为例，我们可发现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在人气指数上的极大反差。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著名作家为例，截止到2012年3月8日，“鲁迅”吧共有主题数25928个，帖子数267506篇，说客数10643（最后这一项数据表示该吧的会员数，也就是粉丝数，贴吧编辑或会员中的精神领袖往往根据作家、作品的特点而对会员群体进行命名，如鲁迅的粉丝称为“说客”、巴金的粉丝称为“中国心”等），“郭沫若”吧共有主题数1048个，帖子数5966篇，Pegasus数260，“茅盾”吧共有主题数254个，帖子数797篇，会员数29，“巴金”吧共有主题数2460个，帖子数22188篇，中国心数358，“老舍”吧共有主题数1396个，帖子数12231篇，茶客数492，“余华”吧共有主题数1867个，帖子数15894篇，余粉数973，“贾平凹”吧共有主题数1933个，帖子数12588篇，会员数660，“刘震云”吧共有主题数242个，帖子数1082篇，云端漫步数70。如果仅从数量来衡量，显然这些作家的人气不尽如人意，各项指标只有几百、几千，一些重要的作家如曹禺等人的贴吧都根本没有建立，人气相对较高的是鲁迅，各项指标都上万了，但此问题具有特殊性，普通网民对鲁迅之所以感兴趣，主要在于其思想，在于其指斥时弊的现实精神，以至于网上一部分“愤青”把鲁迅误读为精神领袖。但即便是鲁迅，他的受欢迎程度也无法同网络文学相提并论，如以一些较有名气的网络小说为例，它们的人气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吞噬星空”吧共有主题数934099个，帖子数21748728篇，宇宙尊者数337605，“武动乾坤”吧共有主题数369757个，帖子数8544491篇，无极涅槃数209759，“斗破苍穹”吧共有主题数1893916个，帖子数46314520篇，斗帝数26828，“凡人修仙传”吧共有主题数1151895个，帖子数18107671篇，大乘初期数192657……，这些作品的各项指标都是以十万、百万计。与此同时，这里的差别还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百度贴吧是2003年开始运营的，传统作家的人气指数则从此时开始计算，而这里提到的网络小说都是最近一两年写出来的，其人气指数统计也就仅限于这一两年，而且，这些指标每天还在以几何指数递增。（以上资料为2012年3月8日查）

布迪厄与媒体的关系颇为特殊,他并不像其他的知识分子那样拒绝上电视,相反,他积极地上电视演讲,但他却完全摆脱了电视媒体对他的操控,利用电视来批判电视,揭露电视的符号暴力,揭露它对人文科学与文化生产的破坏。如果把布迪厄的这种演讲也称为批评,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他的演讲是通过“媒体”发布出来的,但批评的主体是布迪厄而不是电视台,因此这不是“媒体批评”。与此相反的是,某电视台举办的“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来的学者完全受到电视台的操控,为了提高收视率或者刻意制造叙事悬念、大话历史,或者浇灌“心灵鸡汤”,批评的主体就不是学者而是电视台,这就是典型的“媒体批评”。^①进一步看,这里实际上涉及到笔者在前文提到的“主体自主性”的问题,而这也是笔者强调从批评的主体身份对当下文学批评进行类型划分的另一目的所在。换句话说,我们在确定一种文学批评属于何种批评类型时,需要从批评者的主体身份入手去考察,但更要辨别批评者是否真正表现了他的主体身份,“主体”是否真正自主。在前述布迪厄的电视演讲中,布迪厄表现了“主体自主性”,批评的主体是布迪厄而不是电视台;而“百家讲坛”类的节目,专业批评家受到媒体组织的操控,丧失了“主体自主性”,批评的主体变成了电视台而不是专业批评家,——由此导致批评的性质、类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草根批评”来说,尽管它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媒体组织的操纵,但仍表现出了草根群体的主动性、自发性,跟纯粹的“媒体批评”还是有所区别,故不能把它等同于“媒体批评”。

在这种概念界定基础上,当前文学批评可以划分为“专家批评”(以专业批评家为主体)、“媒体批评”(以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主体)与“草根批评”(以草根群体为主体)。当然,这三种批评类型之间的界线并非全然就是泾渭分明的,比如,如前所述,专业批评家可能在媒体机构的组织、安排下参与“媒体批评”;而少数媒体从业人员或草根群体也可能因批评水准较高而能够写出专家式批评;同理,如果某个专业批评家或媒体从业人员对网络文学感兴趣,并与其他草根群体聚集在书评区或贴吧群情亢奋地讨论,这也就具有了“草根批评”的特征。总之,这种划分只是就主要倾向而言。

在数字媒介语境中,文学批评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本书既然试图考察数字媒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其研究对象就应该包含这三种批评类型。但是,由于“媒体批评”本身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意义,它往往要借鉴、甚至抄

^① 关于“百家讲坛”中主讲人受到电视台操控的情况,可参看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对“百家讲坛”的分析。

袭“专家批评”的观点与内容,在操作方式上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夸大其辞,关注点常常不在于文学,而在于制造新闻事件;同时,在数字媒介语境中,与“专家批评”、“草根批评”所感受到的强烈的“空间”效应相比,“媒体批评”可能加强了自身的某些特征与趋势,但并未产生某种根本性的改变与调整^①。再加上篇幅与精力所限,本书暂不把“媒体批评”作为研究的重点,只在第一章中加以分析,而重点要考察、阐述的是“专家批评”与“草根批评”,考察它们与新兴的数字媒介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考察文学批评与数字媒介的关系,大约从新世纪初就开始了。蔚蓝 2000 年发表的论文《互联网与文学批评》可能是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文献。2001 年,《南方文坛》第 3 期刊发三篇文章,讨论了“媒体批评”(这几篇文章所说的“媒体批评”并非笔者前面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媒体批评”——“由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所从事的文学批评”,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发表在各种大众媒体上的批评文字,其中涉及了普通网民的批评,——即笔者所说的“草根批评”)。2001 年 6 月 14 日,“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的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批评家李敬泽、张颐武、孟繁华、陈晓明、白烨等在会上发言。2003 年,《上海文学》第 1 期刊发了由宋炳辉主持,南帆、郜元宝、葛红兵等学者参加的“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与人文学术”讨论会发言。2004 年,中南大学的谭德晶教授出版专著《网络文学批评论》,这是国内最早也是唯一一本有关此话题的专著。此后,《南方文坛》在 2010 年第 4 期刊发五篇文章,分析传统批评与

① 数字媒介带来了“空间”,这是促使“专家批评”、“草根批评”产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空间带来了“人群”,也带来了海量的商业文本。对专业批评家来说,他将会被人群凝视,话语权走向衰微,同时因作品过多而难以把握文学现实,同时“在场”的群说氛围也必将冲击他的话语习惯;对草根批评者来说,他改变了以前的孤独阅读状态,而群聚于网络空间“追文”、“冒犯”,同时,海量的商业文本对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规训”……总之,数字媒介给“专家批评”与“草根批评”带来了剧烈的“空间”效应,带来了全新的批评现象、批评课题。而对“媒体批评”来说,它缺乏专业批评家的权威(因而不存在“被凝视”、权力衰减及调整批评姿态的问题),也缺乏其必须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解读的任务(因而不关注是否难以把握网络空间中的文学现实的问题,或许在这点上它只需要借鉴或抄袭专业批评家的观点即可),同时为了提高阅读量,它在批评话语上也没有专业批评家的理论化、术语化色彩(因而在这一点上并不会像专业批评家那样受到网络“在场”的群说氛围的剧烈冲击);同时,草根大众在数字媒介出现之前无从发声,而媒体批评在此之前就拥有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发表渠道,因此,网络空间带给草根大众的“空间”意义显然远甚于它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影响。(此处因篇幅所限只是概说,详细内容参看文章正文)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相对“专家批评”、“草根批评”来说,数字媒介带给“媒体批评”的效应、意义及相应研究价值要减弱很多。

网络文学的关系,《探索与争鸣》杂志也在2010年11期刊发黄鸣奋、欧阳友权等人探讨有关“网络文学批评”的文章。以上就是十年间国内学者对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之关系探讨的大致情形。综合来看,话题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对专家批评在网络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命运的分析

专业批评家在网络时代面临的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能否进入网络世界发言;二是他能否对新兴的网络文学展开有效阐释。

关于第一个问题。

学者黄忠顺认为专家批评会在互联网时代走向衰微,认为以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的日渐发达使得作家能够绕过专家批评的“评判”、“审查”而直面读者,由此,专家批评的现实功能在互联网时代正在迅速失落^①。与黄忠顺的悲观不同,一些学者认为专业批评家也许能从昔日的纸质媒介移身到网络世界,但指出这注定会是一种痛苦的转型。专业批评家既然“专业”,就意味着“权威”、“启蒙”与“教导”,但网络的后现代特质却要质疑“权威”,抹平一切。崔红楠、于洋等人指出了批评家的权威被网络无情消解了的事实,认为网络中的“民主氛围”使得“文化地位建立在传统媒体之上的各方神圣常常陷于尴尬之中”^②。除了强调批评家的权威身份与网络的自由精神相矛盾外,还有的研究者指出专业批评家的理论模式与网络文化反理论、反深度的要求互相冲突,从而造成其进入网络的现实困难。研究者还认为,虽然面临困难,但只要批评家调整批评的策略与姿态,如摆脱精英情结,由理论化批评走向趣味性批评,适应网络的超文本性而扩大主体的文化视野,就能够进入网络世界发言^③。

关于第二个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网络媒介的技术特点是制约专业批评家对网络文学发言的一个因素。欧阳友权认为专业批评家之所以对网络文学“失语”,对数字媒介的“语境隔膜”是重要原因^④。江冰有类似看法,他强调传播变化导致了专家批评与“媒体经验的阻隔”,而这又造成了“慢半拍”的当下批评状态^⑤。白桦与洪治纲则强调了网络文学数量上的庞大与性质上的商业化让专业批评

① 黄忠顺:《文学的互联网络传播与专业文学批评的命运》,载《文艺报》2008年3月4日。

② 参看崔红楠:《穿过我的网络你的手》,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第48—49页;于洋、汤爱丽、李俊:《文学网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③ 李永艳:《专业批评家与网络文学批评》,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3期,第124—126页。

④ 欧阳友权:《当传统批评家遭遇网络》,载《南方文坛》2010年4期,第21页。

⑤ 江冰:《“80后”与网络:文学批评的双重阻隔》,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第26—28页。

家感觉困难重重。白烨认为,专业批评家面对网络文学,既难找到“点”,亦难对准“位”。难以找到“点”,是因为批评者面对的是海量的文本;难以对准“位”,是因为网络文学强调交换价值与商业利益,与旨在审美的传统批评“不对位”^①。洪治纲有类似意见,认为网络媒介造成了“甄别的无序”与“主体的衰微”。批评者难以在海量的文字中区分文学与非文学^②。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了对网络文学发言的可能性。马季强调专业批评家要熟悉新媒介,并加强对网络文学的阅读,同时敢于否定自我^③。王颖则强调要改变传统批评界与网络写手、读书网站、网络文学作品的隔膜现状,而建立由批评家、写手、网站编辑与读者组成的所谓“四方联动机制”^④。

(二) 对草根批评的价值判断及基本特征的分析

数字媒介让批评话语权得到了释放,草根批评兴起了。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草根批评进行了分析。一是对草根批评的价值判断,二是对草根批评的基本特征的分析。

关于第一个问题。

大多数学者对草根批评持否定态度。网络给人最初与最强烈的印象就是批评的自由与话语权的全面解放,但无节制的自由似乎也意味着混乱与无序,这成为不少批评家贬低草根批评的重要理由。陈晓明认为互联网让文学批评变得“随心所欲”,“骂你没商量”^⑤,崔红楠认为网络让草根群体有了指点江山,臧否名作家的绝大权力,但似乎难以形成有效共识,难以看见真实思想的碰撞^⑥。张颐武认为草根批评是“胡说的民主”、“民主的胡说”^⑦。南帆认为网上的批评非常自由,但这究竟是真正的民主,还是彻底的失范,尚需进一步的思考与观察^⑧。郜元宝认为草根批评很难产生“杰作”。批评者带着面具,大量生产语言垃圾,破坏了汉语^⑨。洪治纲认为信息文化的崛起让文学批评

① 白烨:《有限性与可能性——传统批评与网络文学》,载《南方文坛》2010年4期,第20—21页。

② 洪治纲:《信息时代:文学批评的挑战与选择》,载《南方文坛》2010年6期,第19—24页。

③ 马季:《网络文学:直逼文学价值认同断裂的现实》,载《南方文坛》2010年4期,第23—25页。

④ 王颖:《从主动“缺席”到被动“失语”?——传统批评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文学》,载《南方文坛》2010年4期,第28—30页。

⑤ 陈晓明:《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第44—45页。

⑥ 崔红楠:《穿过我的网络你的手》,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第48—49页。

⑦ 转引自王山:《批评:碰撞中的坚守与新生——“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述评》,载《文艺报》2001年7月10日。

⑧ 宋炳辉等:《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与人文学术》,载《上海文学》2003年1期,第78—79页。

⑨ 郜元宝:《批评五噬》,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第22页。

陷入了“群殴”之境,文学批评的理性、科学性被严重消解^①。

关于第二个问题。

蔚蓝的《因特网与文学批评》较早总结了草根批评的一些特点,如文本的流动性、无序性、变异性;批评的无功利性;直率真实;理论化品格的减弱;文体的简短与自由;主体知识结构的复合化等^②。于洋等人分析了“跟帖化文体与连锁式批评”等特点^③。对草根批评的基本特征进行系统总结的是谭德晶的《网络文学批评论》。全书分五章。作为主体部分的第二至第四章是对草根批评基本特征的分析。第二章“网络文学批评的主体”,认为网络迎来了“批评的平民时代”,这表现在“空前广泛的参与性”与批评内容的“民间色彩”,并简要分析了批评主体的心理机制,如批评成为写手确证自我的方式;写手希望在自己与作品、作家之间建立情感联系;批评中潜意识的渲泄与真性情的回归。第三章“网络批评的美学特征”。首先借鉴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分析了草根批评的“狂欢性”,其次分析了草根批评表达读者自身感受的主观性,最后,把草根批评与古代神韵批评相联系。第四章“批评文本的革命”,重点谈了“在线性”对批评形式的影响,认为“在线”对批评形式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更加生活化、更加短小^④。

如果说国内学者对数字媒介带来的一些新生的文学批评现象(特别是“草根批评”)还比较感兴趣,并探讨了相关问题;国外学者似乎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从笔者查询、掌握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哪一部文献专门探讨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只有一些零星的论述散见于一些从宏观上分析数字技术与文学关系的专著中。这些专著对数字技术与文学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探讨数字技术、特别是超文本技术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二是探讨了网络写作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这些探讨中夹杂着一些有关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研究。关于第一个问题,较有影响的专著有兰道的《超文本:当代技术与批评理论的汇聚》^⑤、乔伊斯的《双脑:超文本的教育学与诗学》^⑥,博尔特的《写作空间:计算机、超文本与印

① 洪治纲:《信息时代:文学批评的挑战与选择》,载《南方文坛》2010年6期。

② 蔚蓝:《因特网与文学批评》,载《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第41—44页。

③ 于洋、汤爱丽、李俊:《文学网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197页。

④ 具体内容参看谭德晶:《网络文学批评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⑤ Landow, G. P.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ritic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92.

⑥ Joyce, M. *Of Two Minds: Hypertext Pedagogy and Poetics*,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95.